



1939年礼贤中学毕业照,左四为苏保志,经刘镜如先生辨认,左二似为刘少文。(摘自《青岛百吟》)



卫礼贤。



上世纪40年代崇德中学教工宿舍。



崇德中学校舍。

笔耕不辍

写就青岛『浮世绘』

一卷成诗吟未休,猿日暮楚江秋。

胸怀不信区区地,容得人间万古愁。

刘少文的一生,除了游览、读书、写文、饮酒外,再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与消遣。他日夜共度,从不懈怠,即便“窗满冰花室不温”,仍要“把书强坐到黄昏”。行走在崂山之颠,他手握书本,坐卧在海滨松下,他手不释卷,公园亭榭,村野郊外,都伴随着他的读书声。在他看来,“书可怡情聊遣日,酒虽病肺却消愁”。

刘镜如先生说,青岛的旧书摊很多,伯父经常去逛,街头巷尾,都有他的身影。尤其是台东仲家洼一带的礼拜集、西镇四川路一带的西广场,沿街设有很多书摊,多是读书人的家藏版本,其中不乏有一些珍稀善本,大伯几乎每次都去逛,买到好书,如获至宝。

1946年的一天,刘少文偶然买得一部黄遵宪的《人境庐诗草》,虽然价格不菲,却喜不自禁,他立刻写下了题记:“买此书壹万两千元,数若惊人,而今日物价较战前往往加万倍,此书谨加三千陆佰倍耳!然穷苦

教员所得无几,唇焦舌敝,此已用去月入五分之一矣!数口嗷嗷,饥肠辘辘,乃作此不急之务,能无人讥其不量!然秋溪以诗为命也!况公度之诗尤所向往,或于其中稍有彻悟,则所获不既多乎!”

把诗文视为生命,买书不惜饥肠,刘少文即便吃不上饭,死活难保的时候,仍然在阅读诗书,可见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。

当然,生活中,刘少文好友很多,尤其是文人学者。抗战爆发后,国立山东大学的教授们纷纷离开了青岛,学校外迁,彼时只有中小学校,留下的文人墨客除了王统照外,其他的并不多。所以,刘少文交往最多的是中学教师,以及定居青岛的读书人,包括于春圃、丁揆野、陈鹤侪、孟方陆、张康侯、张镜芙、尹莘农等,他们往来于山林之间,海礁之上,酒肆之中,相互唱和,一觴一咏,倾吐国破家亡、流离失所的痛楚,期盼国泰民安的到来,相互鼓励,聊以自慰。

刘少文在青岛谋生,生活困苦,经常穷到靠典当为生的地步:

典却征衣篋(qie)已空,饥肠真欲

饱西风。

寄书忍向慈亲说,泪尽平安两字中。

虽然处境困厄,刘少文不坠青云之志,抱定把“一流诗品”传承于后世的夙愿,笔耕不辍。

字里行间,体现了他的为人和对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。他不趋炎附势,广交文友,却不与官僚交往,更不参加教书以外的社会活动,尤其拒绝参加日伪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,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风骨。

刘少文在青岛居住期间,正值军阀混战、外敌入侵,人民颠沛流离、社会动荡不安,作为一位爱国的诗人,他看到了国家的危急存亡,也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苦贫困,他无奈,只能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。他用“生憎不用绕朝策,万里河山断送人”来为德国侵占青岛而呐喊,他用“兴亡不尽沧桑泪,同谷歌成唤奈何”表达青岛被日本侵占的哀情。

刘少文的诗,记录了青岛的沧桑历程。德国侵占青岛后,毁村驱民,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街道上的两乞儿,弟

弟被车撞死,“高车何森烈,扬扬驰路歧。无辜者谁子,血肉纷淋漓。攘臂来相救,乃兄死不辞。天性出友爱,至诚岂自知。嗟哉诗礼族,同气日分离。纲常寄天地,视此行乞儿”,何其悲凉!

1927年秋,400多难民乘坐日本轮船,从胶州红石崖来青岛,因超载船覆,难民大都被淹死,酿成重大沉船案。刘少文闻讯后悲愤不能自己,写下了“沧海深,波涛恶,小船窄,风波虐。我死不足惜,父老兄弟姊妹三百人命将安托?”的诗句。

在刘少文的笔下,我们还可以看到民众被迫迁徙挪居的悲惨凄楚,以及四方、沧口一带工人的艰辛,“三万弟兄齐洒泪,年年辛苦为谁忙”,以及小港一带苦力“惯衣襤褸履糟糠,辘轳车声夜未央”的生活状况。

1945年8月15日,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,刘少文喜极而泣,“八载流离苦,田园劫劫灰。太平今有象,垂白好归来。狂喜翻成泪,心安可举杯。长为扶犁叟,深荷济时方”。



天后宫旧影。



玉皇庙旧影。



旧时海云庵庙会。

庙会老街

生动再现,佳节盛景

踏青挑菜过匆匆,萝卜场开尚古风,十里红楼东镇路,衣香鬓影夕阳中。

立春之后,元宵佳节来临,青岛的大街小巷,透着欢乐的气息。诗人刘少文也用笔记录下当年的青岛庙会和老街景象。这首《游萝菔会》,描写的是正月初九东镇玉皇庙香火会开办时的场景,玉皇庙又称“清溪庵”,元代道教大兴天下,崂山太平宫在山外修建下庙,主祀玉皇大帝,选址杨家村建玉皇庙。《道经》有云:“正月初九为玉皇诞。”玉皇大帝生日即“天生日”,正月初九即为玉皇庙举会之日。北方民间,一向时兴“咬春”的习俗,立春之日,老幼皆生吃萝卜,俗名“咬春”。正月初九,恰在立春前后,当地百姓定于“天生日”这天举节“咬春”。正月初九逢双节,玉皇庙庙会举行“天生日”和萝卜会相沿成习。

刘少文解释说,在青岛没有通商前,每到萝菔会开办的日子,仅有卖萝菔、竹篮

者,朝山之入购之而归,所以得名。而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已经万货云集,车水马龙,虽然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,规模却扩大了,货品交易趋盛,成为台东一方商品交流会,当年以“咬春”为俗的萝卜会已经成为举会之名了。

摸钉佳日继传柑,村俗香花盛佛龛。

耐阅兴亡银杏树,千年独占海云庵。

诗人注:正月十六日游海云庵,庵在四方村,有银杏甚古。

这是刘少文所作的《游海云庵》。海云庵庙会闻名全国,今年因疫情原因未曾举办,仍受到了人们的关注,不少人都表示还是海云庵庙会热闹。

海云庵位于青岛四方村,村民以捕鱼、晒盐为业。坊间传说明朝年间,海边村民望见南海大士驾乘方木板漂海而来,村民们领悟其意,当地乡绅出面动员村民集资在这里建庙立祠,以泽被乡里。仿照古楹联“海为龙世界,云是鹤家乡”之意,取名

“海云庵”。庵舍落成之时恰逢正月十六满潮之日,此后村民便将这一天定为海云庵举会日,每年来此焚香朝拜。

诗中,摸钉佳日来源于《帝京景物略》的记载,是指正月十六这天,妇女群至门手触城门铜钉,为祝家中男子吉祥,而这天也正是海云庵庙会举办的日子,所以代指。“传柑”源于宋代兴起的宫廷礼仪。北宋时,上元夜宫中宴近臣,贵戚官人以黄柑相赠,正月十六正好在上元节的次日,故云“继传柑”。由此可见,刘少文博识强记,才高八斗。

在青岛十六踩圆的习俗中,吃着糖球,逛街耍年,赶赴佛龛前奉香献花,祝祷平安。庵里的明代所植的古银杏树,铺满半个庵院,以数百年的容颜,阅尽人世兴衰。

提到庙会,必然会提到天后宫。刘少文在《游天妃宫》里写道:

家家门贴颂春词,独有羁人吴尽思。

随意孤游遵海去,天妃宫畔立多时。

今年,城市庙会的主场转移到了大鲍岛老街,中山路上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

联臂同游趁晚凉,电光如水绮罗香。

繁华第一中山路,才过升昌又鼎章。

刘少文所在的青岛,中山路是主街,俗称大马路,最宽敞也最繁华。“夕阳西下,灯火初明,鬓影衣香,肩摩毂击,真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也”。

四十载春秋,青岛已经成为刘少文的第二故乡,遗憾的是,直到晚年,刘少文也未能看到太平盛世的到来,1948年,他因高血压和中风与世长辞。

然而,他留下的诗集《秋溪诗稿》和《青岛百吟》,反映了青岛城市生活的众生相和入世沧桑,他与青岛近半个世纪的脚步相携相挽,风雨同行,他上探青邱旧迹,下及市街陋巷,茶坊酒肆、市井勾栏,无不纳于笔下。种种民生况味,一一闪现于诗行之间,堪称透视近代青岛的“广角镜”与“浮世绘”。